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14n0292

楞嚴經擊節

明　大韶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292-Ａ 楞嚴經擊節自序
  - 楞嚴經擊節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92-A 楞嚴經擊節自序

釋迦老子播弄唇舌四十九年，橫說竪說，顯說密說，百般伎倆，皆是弄人的圈套，千樣鉗鎚，無非鍊鋼鐵的家風，令人塞在胸中，嘔吐不了，皆成藥病。若是上根利智，必須裂開圈套，撲破疑團，從自己胸襟一一流出，棄其舊而開其新，始自蓋天蓋地。大凡看教，須得真實工夫，到家自有真實受用，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宗乘教語，必得如來真旨，莫執文會義，隨語生解，直透詮旨，契會本心，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，消歸自己，冥合無遺，即不見有文字絲毫之相。大涅槃經云：聞說大涅槃，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文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楞嚴經者，如來縱橫妙辯，吐納虛空，舌底鋒鋩，神奇變化，綿綿密密，如空谷響，全體是楞嚴大定，全體是大寂滅海中流出，恣肆汪洋，語言揮灑，如激懸河，埋鋒弢穎，每變每奇，莫測其淺深，融心融見，迷者之所忙。然心無是非之域，見無是非之境，觸境即心，是非雙忘也。由是乎真精妙覺明性之中，向發乎如來大機大用，密權示迹，至聖垂象，豈無為哉？是以克窮精蘊，即言調而洞徹宗猷，契宗猷而頓明心見，一味之膏，分河暫起，見無多方，心無邪岐，常觀如來微妙之辯，大露真心於言表，顯真心於隨緣，示真心於直言，皆如來所發乎心。語音變化之法，鼓舞文章之妙，擴心見而齊物我，了言說而非實義，則雖酬酢萬變，言動千殊，皆如來自住三摩地中，一經之奧，可以一貫而無遺矣。是以心見之融，為蛇畫足，析根析境，能所皆忘。而頑空虛靜之徒，不能隨事隨機，精察如來之妙辯，以致其本然無動之心，空知解而蕩見聞，掃情識而截妄想，天機觸發，萬慮皆空，顯縱奪之奇，行殺活之妙，唯一舌變之奇，猶龍神之雨。是故殫智慮，弊精力，而莫究其見也；搜玄樞，極法藏，而莫竟其說也；析隣虛，創精見，而莫既其心也。夫言一而已矣，特然顯露，渾然一體，觸境融心，如珠走盤，周流無滯，和聲吐露，橫拈倒弄，皆所陳心，豈可字字而求焉，句句而鳩焉？趣風傳響，疑滯豁然，莫為文字所障。持循講習者，日就支離，而無真實見地，互起根見之疑，如識臭物為栴檀，張瓦礫為南金。是以高明慼額，拊膺而抱痛；膏肓痼疾，神醫斂手而傍觀。若以親證雖成，而皆現於民生日用。是以功非專則不能悟，心非悟則不能以化，悟非真則不能以通，見非悟則不能以融。窮變化於千言，顯一心於萬法，轉辯轉精，愈窮愈妙，皆是悟後功為神用，至易至簡，虛圓妙應者也。

No. 292

楞嚴經擊節

明　大韶　著

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(至)歸來佛所。

如來說法，先表真體而放光明，化佛跏趺於舌，流出神光，宣說呪語，以顯不思議之神變，非識可到，思議可及也。

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。

觀如來這般大作略、大辯才、大機括、大作用，必有根本發來，無窮變化，縱奪神奇，而大暢本懷，莫不由最初發起一念，而吞吐長江，激流懸瀑，氣運天成。須於文字上點出如來法眼，光明遍處，語語含金吐玉，須識玉之真體，放言落筆，靡不貫彼精微。凡言而不自識其主，安知先得乎？心之於至正者，乃可欲推之與天下同之。心於未動，難識於真，動則神變莫測，變則語之無定，何能識其主乎？真主未識，安能於文字中辯心辯相，而於水中辯乳？是以纔生念起，華彩便彰，風骨盡露，如游龍振海，雲氣四生，乘時應機，變化千般，其神何所不之？其言何所不捷？不從思議中流將出來，而顯大機大用，皆從一念根源發起。至於千念萬念，而為貫華妙旨，殆不可以擬議而生，須從真實地上履去，而為無定之念生矣，無定之語流矣，無定之跡現矣，如來之真面目露矣。諸佛心光，亦皆如是。眾生本來無有二相，是以阿難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，妙奢摩它、三摩、禪那最初方便之要，而為發起之源。世尊便云：當初發心，於我法中見何勝相？然則辯論如來宗旨，須識法中旨趣，方可機教相扣，而識其問處，方知答處無訛。是故阿難纔見如來開口動舌，問其法中見何勝相，即云：我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勝妙殊絕，形體映徹，猶如瑠璃，非是欲愛所生。世尊又云：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，皆由不知此為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。看他兩個，一個指為三十二相，一個指為常住真心，殊不知皆是如來舌端上吐出光明，種種變化，真體互融，性相平等，權實雙行，同時啐啄，風稜之露，語脉一貫，還能分別得為相乎？得為心乎？得成菩提乎？妙奢摩它三摩禪那乎？如來之用神奇，不啻變化之權為妙，須知無變真體，皆從一念真源發來，而為三摩禪那，或為三十二相，或為常住真心，即此三變其文矣。是故世尊令其直心酬我，須知法脉真宗，如雞犀之枕，文彩隨緣，立躋神妙，以應萬機，能令此中灑灑，直造如來真實之地那？能應來機之鋒刃那？可謂世尊極見得徹透，莫不從一念這點血脉，神融骨洽，莫現乎隱，莫顯乎微，而

為最初方便。故能一滴之水，而擾長河為酥酪，得自己之愉快，而貽諸人之愉快那？

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說。真所愛樂(至)實居身內。

凡看如來之法，不是死死看定文字穿鑿的。如來是活潑潑地問阿難：當汝發心，緣於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？誰為愛樂？阿難言：如是愛樂，用我心目。佛言：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，因于心目。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降伏塵勞。如來點綴極奇，用法極密，故先鑿開頂上一竅，放出光明，令一切眾生照見自家面目。所以道：其如汝所說，此一說字，賊之所在獲矣，心目之處見矣，三十二相明矣。可見如來不從擬議流將出來，而說一大藏，不費纖毫之力，唯言說盡千古事業。此說字便是如來大辯才處、大機括處、大作用處、大禪定處、出生諸佛處、露十方諸佛法身處、見一切眾生本來面目處、徹透一經血脉處、露真見之踪處，故不居於身內，亦非內外中間，故無識心分別想相之妄，是諸佛之真相、一切眾生之本源，是為涅槃元、清淨體、清淨妙、淨明心者也。眾生悟此，而識自己空劫已前之面目，十方諸佛亦皆如是，所以不涉連纖，全無窠臼。學人若於隨文逐義，迷於真眼，阿難好不伶利。就云青蓮華眼亦在佛面，而十種異生同將識心故居身內，浮根四塵秖在我面，可謂阿難點得真妄源頭極清，如是方可沂流直泛如來大寂滅海，而過七徵八還之關，豈在鉤章棘句、展露言鋒那？

佛告阿難：汝今現坐如來講堂(至)得遠瞻見。

釋迦老子大暢本懷，衡鑑在懸，風雷在握，胸含太虛，縱橫顛倒，奇正詭異，露出自家面目出來，令一切眾生堪驗。還識得在甚麼處能見如來面目來？故云：直心詶我，心言直故。乃至終始地位，釋迦老子不假擬議吐露出來，但是用到心言直處，就不識心言真面目，皆從真實地上發來。一念起處理會，毫無假借，舉至賾而無遺，隨應變而無盡，元不曾改換真面目處。心無真到，則風飛雷動，奮迅激昂，神變無定，幾微瞬息。即今世尊問曰：汝今堂中先何所見？阿難就云：我在堂中先見如來。畢竟要識阿難在甚麼處能見如來，決不在於儀容色相之間。趁此追風逐電之舌，點出如來之眼，親見如來面目飛空之象，豈可於眼中之見而覓如來雲雷之相耶？可謂阿難甚是伶俐，已親御其所適。果如來也，孰能視天下之相莫不競同焉？故與一切眾生平等，一切眾生各各盡露諸佛之相。學人若於隨文逐義不能識如來真面目處，即不能識自己真面目矣。尚有根見之疑著乎胸中，未得心言直處之神化，錯過久矣，不能具識如來之眼。如來用處血脉不斷者，猶如獨繭抽絲，一根到底無斷續處、無隔礙處。如來這個決竅，終

不與人道破。須得真實自得，徹悟這個關棙子，方得如來一大藏教盡底掀翻，皆入我殼中矣。方識如來千古雄心，傳真相於數十萬言，未嘗有一剩語來也，須是個人使得。

爾時，世尊在大眾中舒金色臂(至)**無有是處。**

性無不用，用則便見，即今言其性者多，悟其性者鮮矣。悟則必能真見，見則必知自用，用則方知自心，不假他人之力，故有法身、智身之別，身心不同之用。前文顯於智體，此文獨顯法身，傳輝寫液，不離規矩之外，觀機適務，而識物外之形。如來調獅御象，應規入矩，爽爽有一種風味，還識如來在甚麼處見阿難？纔見如來，舒臂摩阿難頂，就云：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昔崔瑗仕北濟相，善章艸書，媚趣過之，點畫精微，神變無礙，如利金百鍊，美玉天姿，可謂氷寒於水也。

阿難稽首，而白佛言：我聞如來。

心無不用，用處無不是心者。用則能見其相，不用則不能見其形之動相也。心有所動，則形俱運，無有不動之心，心無不動之相。阿難，喻如燈光而照室外，世尊就點在歸林宿齋，是為外動之相現矣。世間所露之心，莫不皆以飲食，而日用之心動乎？飲食之動用於心，人人皆亦如之，豈非一人食之，眾皆同焉？故與歸林宿齋，同一現其體相。食有四種：一粗段及微細食，二觸食，三意思食，四識食。閻浮提人以麪飯腐肉為粗段，按摩澡浴拭膏為微細食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(一章)**。**

切不可以阿難為未入道者。你看並無一字虛發，半隱半露，心與眼根，暗暗發明。阿難言：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，而能見外。如我思忖，潛伏根裏，取琉璃碗，合其兩眼，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。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矚外，無障礙者，潛根內故。阿難祇道個根裏，是為眼根乎？而為舌根乎？彼根隨見者，莫非眼根乎？隨即分別者，莫非舌根乎？又云：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，非謂舌根乎？又云：分明矚外，無障礙者，此非眼根。是以阿難所辯心目之處，未嘗有一字之訛。佛言：彼人當以瑠璃籠眼，當見山河，見瑠璃不？阿難言：實見瑠璃，此非眼見，原非有差。世尊明闢其汝心，若同瑠璃合者，阿難暗暗露其心目之處，即今還點得出不？詞鋒景煥，不能程其艷，言非隨見隨分別之舌根乎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又作如是思惟(一章)**。**

阿難亦以文字變化，而顯心目之處。故云：腑臟在中，竅穴居外。有藏則暗，有竅則明。此竅穴者，非指口門而已，故心露則明。又云：開眼見明，名為見外；閉眼見暗，名為見內。此指眼

根之處。如來云：既開眼見明，何不見面？見面若成，此了知心及與眼根，乃在虛空。若在虛空，即應如來。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。此阿難自見語語，不由他人。故開眼見明，何不見自己之面乎？即自如來語語吐露，皆虛空也。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。若汝執言身眼兩覺，豈有二知矣？

阿難言：我常聞佛開示四眾，由心生故(一章)。

搴文囿之菁華，鶩大義之蒼蔔，是故心生法現。即今檢點，那一句是生的心，那一句是現的法，那一句不是心，那一句不是法。見非所生之心，心非所見之眼，而眼實能見其心生，即種種法生矣。豈在思惟之體，而隨所合處，而在內外中間，十九界七塵合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聞佛與文殊等。

阿難常占在活潑潑地，如珠走盤，如盤走珠。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不在內、外、中間。既云談實相時，實相是為何法，而云內、外、中間？內無所見，外無知故，中何為在？表則無定，豈於眼識而分別乎？而兼二耶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昔見佛與大目連。

物在則有心在，心不著物，心物皆成烏有？物有則心在矣，豈有無心之物耶？若物無心，豈能水陸飛行？

爾時阿難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。

闡提者，以不具信根等故。彌淚車，此云邊地，乃闡提報生處也。能獲奢摩他，即隳報地也。從面門放種種寶光，即表口門所放之光也。即是涅槃元清淨體，而無識心想相，不居身內，不被識精，能生諸緣也。不被遺失元明之體者，唯悟口中言說，而為涅槃真體。無識無想，故無妄心分別。若有纖毫識精一動，則元明之體，全體皆妄。雖終日被妄所迷，失元明之體，枉入諸趣，不自覺知。如來舉臂屈指，示其真性。阿難以推窮尋逐故，如來咄之，此非汝心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佛寵弟，心愛佛故(一章)。

心識運變，厥理無恒。解惑相翻，澄神虛照。一念之動，勿用於識，無始用得熟故。分別覺觀之時，勿用識於色香味觸之中，應機如響，猶谷風之隨嘯虎，慶雲之逐騰龍。縱然內守幽閑，亦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此二障非為真心。若清淨妙淨，明心如虛空，而分別覺觀，有分別性，真汝心矣。九次不成聖果，以妄想分別，未悟真定故。昔庾信唯愛寒山寺碑，人問：北方何如？信曰：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。

阿難聞已，重復悲淚，五體投地。

阿難之多，喻如來從胸湧出之光以釋阿難。是故真見非眼，盲人非是，無心燈光能顯於色，如開道眼之光，唯說之食能飽於法味，如子而得於父，皆從胸湧出而惠我三昧矣。

阿難雖復，得聞是言，與諸大眾。

世尊！如大冶紅爐而百加煆鍊於眾生，而眾生不加煆鍊者，真是眾生。陳那所悟客塵旅亭、虛空寂然者，如來以開合舒拳、飛光左右，法身所現無有不動之相，念念生滅安有不動之心？以動豈為是境？虛空豈得寂然？頭自動搖、心無舒卷，豈能遺失而為顛倒行事耶？(一卷，乞)

已前七徵文字，三次表顯。初曰頂放百寶光明，次曰面門所放之光，三曰從胸湧出寶光，皆不離如來舌端上吐出，語語皆是白毫相光，令一切眾生各各自驗。復引觀河之見，次釋根見不生滅性，如第二月。

阿難即從座起，禮佛合掌，長跪白佛：

伏羲畫八卦而形其體，軒轅興靈龜而彰其彩。易曰：羣龍無首，吉。庖丁不見全牛者，如來以金臂相輪，兜羅綿之正倒，法身現處，人皆忽之。是故色心諸緣，諸所緣法，唯心之所現乎！然發海潮之音，皆是妙明真精之所現相，豈為晦昧為空？汝身汝心，同一虛空，如外洎山河，虛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，不雜妄想，豈能晦昧耶？

阿難承佛悲救深誨，垂泣叉手(至)為我宣說。

心無緣而不起，法非心而不生。心隨事起，法逐緣生，法亦緣而心亦緣矣。因指見月，因聲得心。聲如旅亭，由分別而見於心。心如緣影，法亦緣矣。不可離分別而覓於心，亦不可分別都無而昧為冥諦。阿難所悟圓音，為圓滿心地。如來以分別為心，示其真實用法之幻，須知語為真實之心。

今當示於無所還地(至)名可憐愍。

如來把一見字，如一柄金剛王劍，能斬一切見聞覺知，能截斷見與見緣，闢其根境相對，掃其內外中間，塞斷擬議卜度，方可耀神劍之鋒鋩，須格物而致知。如來不意胸中有許多話境，於舌上點綴，露其華彩，令人觀之不離本地，風光布將出來。此大講堂洞開東方，日輪升天，則有明曜諸變化相。風喉忽轉，前境皆空，孤峰獨翠，唯見如來風骨飄然，蒼蒼翠靄，如蜻蜓點水，不涉塵滓，那

阿難！我雖識此見性無還(至)誰為物象。

阿難已具慧眼，見於初禪；阿那律已具天眼；諸菩薩已明佛眼；眾生祇得肉眼。然則法眼未具，難覓文中之性。即今如來語中布境，日月之宮，七金之山，雲騰鳥飛，風動塵起，艸木人畜，咸

物非汝。即今還能分析得誰是我體耶？誰為物象耶？境為誰布？物是誰云？孰是境中主？孰為物象中之我？還有人能描寫這境象出來，分析得釋迦老子與阿難鼻孔，誰為我？誰為他？物與境而並笑，人與象而共談，似揚州人共語，便音態露。羅山云：大凡唱教，須會目前生死殺活，及識言中真主，可得褒揚殺人刀、活人劍，上古之機鋒，識取今人之面目。

阿難！極汝見源。從日月宮(至)誠汝見性。

如來津津而不置□，胸中不□，有許多境象，皆於舌端上露其華彩，令人觀之無地，描之無形。其無形之境，露其真相，雲騰鳥飛，風動塵起，樹木山川，草芥人畜之類，同阿難見精所矚。即今學佛之士，辯論種種之物，何者是物之性？何為同汝之見精乎？

若見是物，則汝亦可見吾之見。若同見者，名為見吾(至)取我求實。

啟心奔繹，如來忽變忽奇，吐石含金，輕搖利吻之舌，追風逐電，絡繹新聲，而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。而聲應氣求之處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。寫圖聲韻，鵠雪須分，描不見之宏詞，辯音聲之體會。不見雲騭，詞鋒景煥，若同見者，名為見吾。此為能見之精，則汝亦可見吾之見，而非物之能見乎？已明見分之精，不可混於不見之地也。若見是物，則汝亦可見吾之見，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此非見精可比也。乃如來吐出不見之地來，與一切人尋見，而能見不見，於如來口中重重布見。故如來示不見之時，而一切人不能見者，而無能見之人，豈無不見之地乎？然則有見之能觀，而非不見之能見。若能見於不見之地，則知能見之見，非見不見之見而為見也。若不見之見而能見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而還見之乎？是以露出個不見之地來，而分別見不見之相。而不見分別於見，其同見者何物？其不見者為誰？云何既云不見，而誰為見乎？而能分別見不見之相。既云同見，而又不能分別見相。故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之能見也。阿難不悟能見之見，而見於如來不見之地，豈可以不見之地而為能見之見者乎？若能見不見之地，云何非汝耶？是以覺範曰：世尊開示見不見之相，即當了知真性，不當更求分別也。又則汝今見物之時，汝既見物，物亦見汝，體性紛雜，而不知世尊融心之秘語，混見而明心。又曰：若汝見時，見性周徧，非汝而誰耶？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，立於門下三日。簡子使問之，對曰：願為諤諤之臣，筆墨摻牘，從君之過。簡子居則與之居，出則與之出。居無幾何而周舍死。後與大夫飲於洪波之臺，酒酣，簡子涕泣。諸大夫皆出走，曰：臣有罪而不自知。簡子

曰：大夫皆無罪。昔日商紂默默而亡，武王諤諤而昌。今自周舍而死，吾未甞聞吾過也，吾亡無日矣。是以寡人泣也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若此見性，必我非餘(一章)。

此心之分用，各有其處，運法之岐，身心各別。阿難疑見體既能周徧，空體而能舒縮乎？而夾令斷絕乎？世尊云：諸塵各屬前塵，見有舒縮，空體無定。無定之空，能方能圓，隨器而現。但除器方，空體無方，不應更除虛空。方相所在，一切眾生迷已為物，若能轉物而為誰乎？易云：羣龍無首，吉。晉文公逐麋而失之，問農夫老古曰：吾麋何在？老古以足指曰：如是往。公曰：寡人問子以足指，何也？老古振衣而起曰：一不意人君如此也。虎豹之居也，厭閑而近人，故得；魚鱉之居也，厭深而之淺，故得；諸侯厭眾而亡其國。於是文公恐，歸遇欒武子。子曰：獵得獸乎？而有悅色。文公曰：寡人而失之，得善言，故有悅色。子曰：其人安在乎？曰：吾未與來也。子曰：居上位而不恤其下，驕也；緩令急誅，暴也；取人之言而棄其身，盜也。文公曰：還載考古與俱歸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若此見精，必我妙性(至)**開發未悟。**

阿難，分別用處之幽微，而辯身心之妙用，見精既非我體，身心復是何物？即今身心分別有實，彼見實無分別，何故云物能見我？見既非心，身心復是何物？向下發明身心。

佛告阿難：今汝所言，見在汝前。

如來弄這許多圈套，瞞昧天下人，疑殺天下人，遊戲語中之景，描摹舌上乾坤，融今貫古，踢海搏空，露出個無影中之手眼，萬象裏析出精明，橫手所指，橫口所陳，是見非見而融心，即樹非樹而呈見，即今陰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礙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是萬象中析出精明耶？是指端上剖出精見耶？是見精明元耶？古德云：海底泥牛銜月走，巖前石虎抱兒眠，鉄蛇鑽入金剛眼，崑崙騎象鷺鷥牽。高峰云：內有一句，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，有人檢點得出，一生參學事畢。即今陰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礙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內有一句，能縱能活，能殺能奪，若人檢點得出，許諸人具一隻眼。覺範云：以是意而推之，眾生日用皆平等究竟覺，於是中無毫髮為緣為對，緣對且不可得，何從從有生死哉？所謂真語如所如說，五語真妄一如而已。世尊每曰：如大火聚，謂是故也。世尊之法施，可謂不貲，既以密說，而又正言，若樹即見，復云何樹，此密說也。於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見與見緣，此正言也。深味而細觀之，兩者同一寂滅，何以知之，以樹見不可分故。世尊意令阿難自悟明之，然觀覺範，亦止說一邊，亦未盡釋經中之旨，此身心同運，豈不見經文中，汝可微細披剝萬象，

析出精明淨妙見元，指陳示我。又云：舉手所指，縱目所觀，與其真見，同共發明。即今細細分析，孰為析出精明，孰是剖出精見，孰為舉手所指，不可混亂，不可分岐，全體作用，尤分境見之疑，析出精明，然為體用之分。一經精華，此篇更奇，變化無窮，神妙莫測，精微玄奧，如孫武之用兵，殺活自由，縱橫無礙，旋轉乾坤之手眼，鬼神莫測之樞機，神彩煥然，總饒真趣。子夏問孔子曰：顏回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回之仁，賢於丘也。曰：子貢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賜之辨，賢於丘也。曰：子路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由之勇，賢於丘也。曰：子張之為人奚若？子曰：師之莊，賢於丘也。子夏避席而問曰：然則四子者，何為事夫子？曰：居！吾語汝。夫回能仁而不能反，賜能辨而不能訥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師能莊而不能同。兼四子之有以易吾，吾弗許也。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。

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在大眾中(至)**有是非是。**

水中之乳難辯，語中之心難分。殊曰：大眾不悟，如來發明二種精見：色空是義，故有驚怖；物象見精，元是何物？於其中間，無是非是。世尊弄這許多圈套，一場敗缺，却被文殊覷破漏逗，識出根源。世尊被問，如老鼠入牛角，無有轉身處。實情吐露於文殊面前，此是十方如來、諸大菩薩自住三摩地中。若是并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可見如來千言活句，皆是作聲，肝腸盡吐，融貫一心，風驚霧起，馳蕩不休。香象所負，非驢所堪。是故鴉鳴鵲噪，皆讀楞嚴；松濤谷響，分心分見。會見歸心，劍去久矣；覓見尋心，新羅鷂過。若非文殊檢點，則被釋迦老子幻到未來劫，有甚了期？說到於此，不覺絕倒。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耳。

文殊！吾今問汝，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是文殊者？為無文殊(至)**出指非指。**

還識得世尊這個問頭落在甚麼處？疑殺天下人。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，為無文殊？文殊答曰：如是，世尊！我真文殊，無是文殊。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則二文殊矣。然我今日非無文殊，於中實無是非二相。然則世尊所問，如汝等四句語，及文殊所答，真文殊無是非二相。即今於中檢點，孰是孰非，孰真孰假，可謂文殊點出眼來覷看。即今文殊現在，何故如來有此一問，文殊有此所答？若謂文殊即真，不別如來所問。若謂文殊即非，亦要辯明於如來世尊，不致空自喪身失命。檢點將來，若道鼻孔元非兩樣，即今如來自如來，文殊自文殊。若謂是一，如來不可謂文殊，文殊不可謂如來也。分別分別看，不可文殊作如來，如來作文殊也。亦不可以筆尖頭上點出文殊，亦不可謂如來

口中露出文殊之相。離此二途，任爾道看。昔高峰已悟拖死屍句，雪巖云：日間浩浩時，還作得主麼？答云：作得主。睡夢中作得主？答云：作得主。正睡無夢、無想、無見、無聞，主在甚麼處？到這裏，直得無言可對，無理可申，五歲方破疑團。覺範曰：離是非相，無增語故。如一真精妙覺明性之中，離是非二見，無剩語故。如來揀定是非是義，昭然示之，如塗毒鼓，遠近聞者皆喪出是非是結，擇精見色空是非是義也。昔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，遂被誣陷，詔下州郡，捕為黨魁。馥乃自翦鬚變形，為冶家傭，親突煙炭，形貌毀瘁。弟靜於涅陽市遇馥，不識，聞其言聲，乃覺而拜之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誠如法王所說。

阿難疑外道亦談真我，徧滿十方，常說自然，有何差別？復請開示。世尊即以分別明暗空塞之見，而為自然耶？因緣耶？見性耶？阿難！可於明暗空塞之間，一一分明指出因緣自然見性來，看何者是精覺妙明之體，所放光明而照見空塞明暗乎？還是明暗空塞而分別因緣自然乎？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，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徧觀大地，無不是藥者，却來白曰：無有不是藥者。殊曰：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艸，度與文殊。殊接得在手，呈起示眾曰：此藥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必妙覺性。

釋迦老子鼓兩片皮，終日與人分見分心，把數千言融作一見，塞斷一切人咽喉，令人囫圇吞吐。前說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。今說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。或謂三種光，四種見，而得於見。然則境無能動之見，見無能動之心。心有能觀之功為見，見無能動之相為影。影為心之所露，見為心之分別。故能露於境者分別，能分別於見者為心。心中不可無動，動則不可無心。故有可觀之跡，而有能觀之影。象跡圓音，豈無能觀之見，而見境中之象。以心融見，以見融心，豈可以思議心，而格不思議之語乎。謂之見見之時，是故見中分見，而融不思議之見者。故曰見非是見，不可混於可觀之見也。彼此相離，故曰見猶離見。見之所不能及者，還為誰耶。可於此處分別看。宿習忽現，不覺淋漓滿紙。昔索虛靜，不應州郡之命。太守陰澹常造焉，經日忘返。退而歎曰：世人之所有餘者，性中富貴也。而目好五色，耳玩音聲。先生棄眾人之所收，收眾人之所棄。味無味於恍惚之際，兼重玄於眾妙之內。宅不彌畝，而志忽九州。形居塵俗，而棲心天外。雖黔婁之高遠，莊生之不顧，蔑以加也。遂謚為玄居先生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世尊(一章)。

如來云：我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，即今一見而說千言。最初云：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降伏塵勞。已經細細分析見中之心、心中之見，於中可與一一拈將出來，誰為見中之心？誰是心中之見？釋迦老子惑亂人心，終日分心分見，及至於今，又說個妄見分別。由二顛倒，當處發生，當業輪轉。燈光圓影，皆屬眚觀見病，為影捏所成故。此喻見之不明，捏所成故，前後自語相違。然則若非見而能融於心，安得見如來嘵嘵之辯，而懸解於文字之外，脫於文字之表？如來家活大，門戶大，法性寬，波瀾濶，為一大爐韝，終日烹佛烹祖，煅鍊一切眾生。故以一見字為一金剛王劍，縱橫殺活，斬砍自由，如淮陰破楚，連下七十餘城，莫敢當其鋒利者。如來以一見而融數千之語，點綴文詞，捏見融心，伎倆纔盡，直如太虛纖雲，了無所有，皆是一切眾生當處出生，當業輪轉。復以二喻以釋於見：別業同分，目眚燈光，以見病為眚；見亦非病，以捏見故為眚。若離燈見，眚影皆空，見與見緣，覺見俱為眚故。是以若能分別覺緣，此實為之真見。見眚俱消，燈影皆滅，故曰覺非眚中，真見元不在覺。捏見之妄，已空不祥，元無見故。是以十類眾生，唯認見聞覺知，不悟分別覺緣。彼見真精，性非根見。根見之疑，以釋如來獨露融心之辯。巧說密說，如海水之一滴，為濤為瀾，為波為淵。觀其吐納，如夙將登壇而極風雲之思。餘霞散綺，初蓝之含芳，皆如來辭諺之述，豈有妄能和合於生死耶？捏見如幻影，生死如空華，無妄而能合和，自能分別為真見耳。

阿難，汝雖先悟本覺妙明，性非因緣。

如來云：未嘗與明暗通塞和合，未嘗不與明暗通塞和合。亦是兩頭語，通身露出。於明暗通塞之上而分別明暗通塞者，誰故入明暗通塞而諦觀？誰為是見而念念分別通塞明暗耶？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，遂喚云：文遠！遠應喏。州云：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。

阿難，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幻妄稱相。

釋迦老子與阿難問答數千轉語，阿難不能下一轉語，截斷老和尚舌根，塞住咽喉，直說到未來劫有甚了期。被仰山道：如來禪，祖師禪，禪到於今，總是一切眾生咽喉中流出來的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窮盡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。還知這兩句說的盡底，欣翻已前數千語句，令一切眾生無不喪身失命。釋迦老子捏見尋心，弄一切人七顛八倒。雖然如是，佳餚弗食，焉知其味？至道弗學，安識其深？古人道：覿面相呈，猶是鈍漢。口喃喃地，不消一钁。會麼？不是禪，不是道，不是

佛，不是法，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？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若能操持，一任操持。若也出場，定當須箇漢始得。梵語塞健陀，此云陰，又云蘊鉢羅。吠奢，此云入。阿也怛那，此云處。馱都，此云界。以其能盖覆真性曰陰，根取塵曰入，根塵相生而成曰處，根塵識三互相因而立曰界。然陰入與處界皆非實有，故下文一一破之。若知陰入處界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則迷悟生死了不可得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